

復齋文集卷之三目錄

書說

尚書今古文說

今文尚書分合說

堯典說

臯陶謨說

昏贊雁說

三江說

復齋文集

卷三

書說目錄

東匯澤爲彭蠡說

四代書說

盤庚說

高宗彤日說

二祖說



泰順會鏞鯨堂氏

復齋文集卷之三

泰順曾鏞鯨堂氏

尙書今古文說

尙書有今古文之別。今文漢伏生所授。古文晉梅賾所上。論者謂作者不一。出自二子之手。遂分爲二體。愚謂古文二十五篇。直謂之如出一手。可。今文則一篇各紀一時之事。各言一事之情。無分明白坦亮。信屈聱牙。各自成一篇之體。正如讀易如無書。讀書如無詩。一語不相襲。二義不相通。語疑于拙。彌形其古。義有可議。不揜復齋文集

卷三

書說

其非世人論制義皆知以不切者爲陳言。書獨何異。余每讀今文尙書。未嘗不歎古聖賢之謨猷。至古史臣之性情真。故其見于辭。而垂諸簡冊者。隨所敷陳。莫不獨有千古。其文之真。至亦莫不獨有千古也。藉欲律爲一體。若大誥康誥諸篇。後先一時。或出自一二史臣之手。蓋未可知。若典謨貢範。可爲一體乎。若甘誓湯誓。牧誓費誓。秦誓。可爲一體乎。若盤庚。若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可爲一體乎。若金縢。無逸。顧命。呂刑。可爲一體乎。有一語可相襲。二義可相通。舉漢唐諸儒大手筆。有能

憑虛點竄而擬作其一者乎。憑虛點竄吾知雖使古史臣復生必不能也。至于古文其嘉謨懿訓實爲古今不可少之書。且無論其爲真孔壁所藏非真孔壁所藏均當尊而信之。以爲天下後世法。必疑而排擊之亦吾儕後學之惑也。竊謂以帝王之法言論古文不可疑以帝王之實錄言今文真古書也。

復齋文集

卷三

書說

今文尙書分合說

今文尙書二十八篇古文分爲三十二分盤庚爲三可也堯典慎徽五典以下史臣于此正承我其試哉之言歷紀堯所以試之之實與觀刑一串事也而分爲舜典臯陶謨至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此乃舜因禹拜臯陶之昌言故詔之亦昌言一時語也而分爲益稷顧命至諸侯出廟門俟俟王出也而分王出在應門之內爲康王之誥假使二帝非同典曷弗分遏密八音以上爲堯典今憑空以慎徽五典起試問慎徽者究伊誰假使五臣復齋文集

卷三

書說

三

各有謨曷弗分帝曰來禹以下爲禹謨而無端以汝亦昌言起試問汝亦云者對誰語假使康王自爲誥曷爲而終之以王釋冕反喪服也可分邪不可分邪分之使各篇起訖概然突然蕭齊時所由漫以二十八字加慎徽之上者分之者啟之也此又何事爲舜典立德二字是謂立德老子自言其清靜之道立之又立也于舜之德何涉始疑非虞夏時語哉史臣體製先爲之裂矣

堯典說

太史公曰。儒者多稱五帝。尙矣。然尙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言多荒誕。不足錄也。以余讀堯典一書。蓋自天開地闢以來。是第一朝。巍煥景象。亦自蟲書鳥跡以來。是第一篇。巍煥文章。讀欽明以下四十七字。而後聖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統焉矣。讀乃命羲和以下一百四十四字。而後世小正月合天官書天文志與一切占候推步諸書。賅焉矣。讀疇咨以下二百五十三字。而曠古傳賢不傳子。禪讓之始末。備

復齋文集

卷三

書說

四

焉矣。讀正月上日。至四海邊。密八音。而二十八載之制。作典章。慶賞刑威。燦然如觀。讀月正元日。至分北三苗。而五十載之恭。已南面參贊位育。穆然可思。一篇計一千一百九十八字。首以帝德爲綱領。以次而成四段。凡紀事紀言。其辭簡而明。其義賅而精。其文井然有條。而不紊。若羲和之命。欽若昊天。凡以授時也。其所分命。欽若敬授之實也。而又以閏月一言。立千古定時成歲之準。此堯之神聖。卽所謂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有然也。其鉤元提要。有如此若疇咨之命。期以登庸。實以治水也。

于盾子曰吁于共工曰吁于鯀曰吁于舜則曰俞而其
曰嚚訟可乎曰靜言庸違曰績用弗成曰乃言底可績
此堯之知人則哲有然而其爲血脈貫通又如此若受
終而先齊七政卽堯之欽若昊天也然堯之舉舜敷治
洪水也而舜至二十八載之後乃有平水土之命則此
二十八載之懷山襄陵孰敷治是人第知納于大麓烈
風雷雨弗迷爲神異不知此卽堯以治水試之之事也
人第見輯瑞巡狩爲光天之下至于海隅共爲帝臣如
是不知柴望在其中卽洪水之所由陘而治亦在其中

復齋文集

卷三 書說

五

封山濬川凡以紀敷治之績也故自巡狩行而四罪定
矣四罪定而前此吁咈之文亦非空懸矣此堯之爲天
下得人有然也隨事敷陳何等堂皇何等細密至若詢
岳闢門明目達聰亦此下一綱領也外若十有二牧親
民之官遠邇所藉以柔能也內若百揆百官之總司空
當務之急也故首咨之水土平矣樹藝急矣故教稼卽
次之逸居不可無教明刑所以弼教故司徒作士次之
有食必有用由民而及物故工虞又次之府事修和禮
樂可以興矣故典禮典樂又次之治定功成聰明類易

壘也故又以納言終之且方其攝位詳紀治外猶借車
之臨制四方時無寧軌見臣道之勞也而敷奏明試所
以勵之于朝者未始從畧而作其卽位第紀命官猶北
辰之居其所衆星拱之見主極之靜也而黜陟幽明所
以考之三載者又在所詳此舜之所以爲大知所以無
爲而治然也因類序述何等有倫何等有脊第一段授
時以熙庶績也第二段三十徵庸事也第三段第四段
三十在位五十載事也若其終篇第再言庶績咸熙第
約紀其生死不須一字回顧而全篇自皆以之結自始
復齋文集

卷三

書說

六

至終上而經天下而緯地開千古之道法綜千古之治
法渾渾然如化工之造物毫無痕迹而日星河漢之昭
回山川草木之敷賁羽毛鱗介之燦陳無非兩大間自
然莫大文章其視商周以降書若史卽以文論直謂之
鳳皇之于飛鳥可也此蓋不關文思不關史筆乃鬱蓄
洪荒未洩之菁華至中天而一發千古文章之祖千古
文章之冠也

皐陶謨說

昔孟子言斯道之傳曰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堯禪舜舜禪禹禹之爲見而知也無論已言皐陶者蓋卽皐陶之謨而言也今讀其謨舉凡脩身思永知人安民之道廣大精微自堯舜所未及言者胥發于其所昌言若皐陶者奚翹見而知生而知者也堯舜與禹之于道見于行者也皐陶之于道見于言者也蓋卽韓子所謂上而爲君故其事行下而爲臣故其說長也讀帝典知古今之道所自行由堯舜始讀皐陶謨竊謂古今之道所以復齋文集

卷三

書說

七

也。明抑由皐陶始此典謨二書所爲並峙千古以立之極也。

昏贊雁說

古者昏禮納采用雁親迎壻奠雁贊禮大夫執雁書稱
二生羔雁是也雁去來有候昏與贊無期日以有時之
物必將生而執且奠之以供人間不時之需吾恐持是
以成禮卽時值來賓地瀕湖海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
是直使無以爲禮也先王制禮何不近人也說者訛以
傳訛眼前物理曾不加察耳人知野曰雁家曰鶩嘗考
六經不言鶩而聘禮內則再言舒雁爾雅曰舒雁鶩也
莊子稱主人之雁家畜也周禮六贊卿羔大夫雁庶人
復齋文集

卷三

書說

八

鶩工商雞皆家畜也惟雉非家畜性且介難必生全其
羽而腊之文采自若也故虞書特表之曰一死贊昏贊
所謂雁皆鶩也家畜也非候雁也

三江說

言三江者不一。自禹貢觀之，則所謂三江者，必以切近震澤者爲是。庾仲初以三江爲松江、東江、婁江，皆震澤下流也。禹之行水，大率自下而上。蓋下流治，則上游亦治。是故大野旣瀦，而東原底平。沱潛旣道，而雲土夢作。又考之諸州，莫不類然。故震澤之定，必自三江旣入也。仲初所指，通三江去震澤不越一二百里。其說甚爲切近。或以今之三江止吳松一江，絕不見所謂東婁。以難其說，觀禹貢之中江、北江，上下彼此異名耳。非有二江也。國語越與吳戰于五湖，反自五湖，非所戰所反之湖五也。五湖卽一湖。安見三江非一江。是殆不足以難也。郭景純以三江爲岷江、松江、浙江。岷江，今之揚子江也。其說包舉揚州三大望，以之釋職方，自不可移。以之釋禹貢于震澤，抑又切近焉。何也。震澤周行五百里，其在揚州之域。前松江，左岷江，右浙江。震澤介乎其中，使松江不入海，則下流不洩。汎濫南北，惟水所趨。震澤何以定。使浙江不入海，則由錢唐抵蘇湖，平坦如砥。水道交通，一旦汎濫而北，而震澤何以定。使岷江不入海，予觀

雲陽延陵之間兩境中高不過數丈方洪水滔天之時以萬里長江之勢咫尺堆阜何必鑿自隋煬江湖始通一旦揚子江汎濫而南而震澤又何以定當禹之世誠使三江不入而震澤不定吾想揚州之域舉今之蘇松常鎮杭嘉湖汪洋水國欲得平土而居者有幾哉豫章亦揚州域也是故禹貢紀厥成功約舉其大曰彭蠡既瀦陽烏攸居而豫章之水治矣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而大江以南之水皆治矣自是而草木土田悉可次第而定厥賦厥貢所由沿于江海達于淮泗也三江之說

復齋文集

卷三

書說

十

以此觀之庾郭視他說爲是而郭尤長

東匯澤爲彭蠡說

漢水至大別南入于江江自西而東者也彭蠡居江漢下流其與江合處則澤南而江北自江漢言之則皆東也故不曰南匯澤爲彭蠡曰東匯也匯之爲言回也凡兩水會合大者勢盛則小者爲之洄漩而渟蓄彭蠡雖合豫章十數州之水以視長江則小矣其爲澤也以爲無所仰于江漢實由江水橫截洄漩而成大澤故春夏之間江水愈盛則其爲澤愈大瀾漫南康南昌饒州之地五六百里茫無津涯比至秋冬凹凸錯出由江水勢殺也其于東匯澤爲彭蠡之下曰東爲北江者惟彭蠡在南自江漢而言其下流皆東自彭蠡而言則江固在北矣故又曰東爲北江也余浮江湖嘗過湖口者三所見與禹貢符合者如此

四代書說

書具四代之文。虞夏之書簡而賅，亦典而則。其事與文，譬之以詩，正雅也。卽如甘誓，以天子之尊，與強侯大戰，視禹聲教，已自有間。然寥寥八十八字，讀之猶令人凜凜然于王者之師行列，刑賞如是焉。商書五篇，湯誓以臣伐君，雖代虐以寬，世風一大變矣。盤庚遷于殷，爲百姓奠厥居也，而臣民謹譁，顛告再三，辭不勝費。若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皆雅之變也。周書十九篇，自牧誓、洪範以下，正變兼焉。金縢大誥，多士多方，爲二叔之不復齋文集

卷三 書說

十一

咸而四國，因之蠢動，幸成王感悟，以周公勲勞而康誥召誥洛誥與君奭無逸立政，顧命及費誓諸書繼之以作變而正者也。文侯之命變而擬乎正者也。呂刑秦誓亦變而正者也。言其文商周之書其古奧之辭懇摯之意，猶之大小雅之變，往往過于正雅，而以言虞夏之書子雲以爲渾渾真渾渾哉，讀書可觀世變，而古今來文章之變，始于渾厚者變而下，則漸趨浮靡，變而上，則因而精詳，亦卽書可概觀矣。

盤庚說

盤庚遷于殷自取自奄未詳何自讀其文則其遷也當亦是可遷可不遷故一時臣民胥動浮言不適有居不然方其震動萬民以遷必舉所以不能胥匡以生萬萬不可不遷之害以昭告臣民今其言第謂卜稽曰其如台謂先王恪謹天命猶不當寧盤庚蓋惟有志于紹復先王之大業以湯故居亳殷毫別名也此其所以必遷于殷也既而卒從之遷觀其懲而加勸與所爲羞告朕志者眷眷以百姓爲念盤庚亦賢主哉雖然安土重遷

復齋文集

卷三

書說

十三

古今同情昔漢高帝以都關中間羣臣羣臣爭言關中不如周亦爲其羣臣皆山東人也非漢高方議都之時無婁敬與張良之識後世人主慎勿輕言遷徙哉

高宗彤日說

高宗武丁廟號也高宗彤日者高宗之彤日也商曰彤
周曰繹又祭也又祭者何祭某宗廟之明日繹賓尸也
春秋書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大事于太廟仲遂卒于
垂壬午猶繹卽彤也是壬午也自商言之則謂之太廟
彤日也此彤日則以繹于高宗之廟之日故謂之高宗
彤日也昃日也乃有雉雉之異而祖已曰惟先格王正
厥事以其所謂王則典高宗之祀者也則典祀豐于昵
者也豐于昵者蓋必不務民義而迷惑于徼福鬼神有

復齋文集

卷三

書說

十四

祈年請命之私心故祖已直以天之于民義則承其年
不義則絕其命惟義是至是天之孚命也乃曰其如台
是罔或顧畏天之孚命也其歎而呼之曰王司敬民明
王之不欲民中絕命也曰罔非天殄明天之不欲天民
也知此則亦惟務民之義以徼福于天而已矣典祀豐
于昵何益也其曰民者不斥言王通王與民而言也此
其所以姑置彤日雉雉不言惟先格王徼福鬼神之私
心而以義正厥事也藉以是爲訓高宗高宗殷之賢聖
君也考其功德繫于易頌于詩稱于無逸君奭與論語

孟子不可殫述。又有待于訓而正之。如祖已所言者。邪。書固曰高宗彤日也。且使典是祀者武丁。武丁未歿。何稱高宗。是此彤日。固可決然于其非武丁祀成湯。亦非武丁祀禰廟日也。然則以爲祖庚。釋于高宗之廟者。近是矣。曰以爲祖庚者。此以昵爲禰。以高宗乃祖庚之禰廟言也。抑亦思之。旣豐于高宗之祀矣。宜其必盡物而致敬矣。何彤日也。宗廟之地。自堂徂基。非鞠爲茂草。非臨以跛倚。何物雉雉。有鷩鷩耳。幾幾與攘竊神祇之儀。牲牲用以容者。無異也。竊以爲惟豐于彼。因殺于此。史

復齋文集

卷三

書說

臣直書其事曰高宗彤日。越有雉雉。非紀異也。書不共也。祖已第曰典祀無豐于昵。則其忽于高宗彤日也可。思已遙揣是王。蓋并在祖庚以下矣。

二祖說

祖已祖伊憂危時事切直陳辭于今文二十八篇中最簡而警音節畧同意必父子兄弟家學之相承有然其時其事後先當不甚遠也祖已言命信義不信邪祖伊言命在民不在天觀二子之言李鄴侯謂君相造命不當言命豈其然乎

復齋文集

卷三

書說

十六

復齋文集卷之四目錄

泰順曾鏞鯨堂氏

書說

牧誓說

洪範說

九疇說

弗辟說

三誥說

寡兄說

復齋文集

卷四

書說目錄

三月說

召誥說

呂刑說

文侯之命說

費誓說

秦誓說

復齋文集卷之四

泰順曾鏞鯨堂氏

牧誓

湯誓辭情皆婉。懂然有正夏之思。牧誓聲容俱壯。赫然有興王之象。湯誓第舉時日曷喪之怨。以明夏德。而不自諱。衆言牧誓備陳牝雞司晨之罪。布告友邦。而直斥爲商受何湯謙而武傲也。亦時勢使然耳。湯繼唐虞禪讓之後。其事創。故自嫌稱亂。武自太王剪商之餘。其事因。所由來漸矣。

復齋文集

卷四 書說

洪範說

洪範一書帝王之大法在人爲彝倫在天卽陰陽而莫非以五行爲本觀武王訪于箕子言惟天陰騭下民不知其彝倫之所以叙箕子乃言彝倫之所以教爲鯀陲洪水汨陳其五行其叙九疇首曰五行而獨不言用者以諸疇之所謂用皆用之以叙彝倫卽皆用之以叙此五行也是五行者固九疇綱中之綱也諸儒之言九疇者旣詳且精無庸贅說若漢儒治春秋推陰陽數其旣福傳以洪範夫以天地之所以始終萬物者此五行萬

復齋文集

卷四

書說

二

物之所以生成于天地者此五行則通天地萬物之吉凶休咎亦此五行而已矣理爲之實氣爲之也以理之戾則戾氣各從而應之自有是自然感召不相假之故洪範之庶徵非直以其理然也然如漢書五行志諸儒各傳說如以田獵不宿飲食不享棄法律逐功臣之類其于五行必爲某事則不曲直爲某事則不炎上不從革不潤下稼穡不成之不同以五事之不恭不從不明不聰不睿其于五行則必有某咎某罰某極某妖某孽某旤某疴某眚某祥之不同非不各以類應也傳會者

多矣。且以六極分屬六事。而羸其一。又以皇之不極足之。未免較鑿矣。後儒若王荆公、蘇老泉、蔡西山。皆不謂然。坡公以五行傳爲不可廢者。則以後之人主誠隨事考驗。遇災而懼。斯亦修省之一大龜筮也。

復齋文集

卷四

書說

九疇說

洛書書也非數也箕子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是天固嘗有以錫禹也而卽繼之以初一至次九之文是天之所以錫禹卽此九疇也舍初一至次九何九疇舍洪範九疇何洛書漢志以此五十六字乃洛書本文其爲洛書本文抑爲禹所法而陳之本文殆未可知總之則箕子之所逮聞而推衍之者此九疇而已矣藉如後世所傳之洛書之圖有戴履左右肩足之數天錫有是方武王訪之箕子言之何獨概置不論也且繫辭

復齋文集

卷四 書說

四

明曰河出圖洛出書愚故知洛書書也非數也或曰然則洪範五行之目自一至五非五行之數乎曰此其後先次第各有至義諸儒之說詳矣究其義自與五行之數符然以一曰二曰三曰四曰五曰之目卽爲水火木金土之數此特後儒取九宮五行之數以配合之耳非洪範本義也九宮河圖之數也就洪範言此與五事八政五紀三德五福六極之目隨多寡序之一例也若五事依其序亦可配之以五行若五紀五福之一二三四五宜如何分配若八政三德六極之八三六又宜如何

分配五行之一曰二曰云者止謂其目其序如此謂其
一曰句水非謂一句曰水也謂其二曰火非謂二曰火
也木金土猶是也九疇非九宮也

復齋文集

卷四 書說

弗辟說

金縢弗辟之說漢孔氏以辟爲法卽蔡仲之命致辟管叔之辟也馬氏鄭氏以辟爲避猶洛誥卽辟于周之辟也說者各執理以爭如朱子答董叔重與蔡仲默帖前後異說故詩傳從孔氏書傳從鄭氏自愚觀之竊謂孔氏之說是也夫謂居東非東征者謂兄弟骨肉之間不應因片言半語遽興師以誅之也謂成王方疑周公請而誅之王必不從不請而誅公不應自誅之也是說也是直以是爲懿親之小忿無關國家之安危且以成

復齋文集

卷四

書說

六

王非幼王政非出自周公之說也竊以爲武王既歿成王方幼周公嘗自踐阼以一身任天下之重設羣叔旣認間于中殷遺復蠢動于外而公輒委政而去雖當國尙有二公何致遽爲小腆所反鄙而宗室擾亂貌是六尺周家之禍正未可知身實啟其釁乃欲避其嫌公以爲我無以告我先王言至此公將何以告我先王也惟周公心事光明神機迅速一聞流言卽起而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然而斧破斨缺罪人之得且事二年矣其尙可引嫌退避坐觀其變也哉然此亦

猶執理以爭之說也。愚卽金縢觀之，所未能釋然于辟之非避者，亦惟流言之下，無叔叛，殷叛，明文耳。然管叔之叛，叛公，非叛王也。王恃公當國，叛公卽叛王也。今旣曰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其流言于周，與流言于三監之國，皆未可知。而其叛周公也明矣。監叛自必以殷叛矣。曰我之弗辟，猶之君陳曰爾惟勿辟也。曰我無以告我先王，明亂自我兆也。曰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東三監之國也。得者如易所云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也。周公斯得也，非謂至此王始知流言之爲管蔡。

復齋文集

卷四

書說

七

也。此觀金縢緊相承接之文可知也。大誥爾風，周公之書，周公之詩也。自書言之，惟周公恐無以告我先王，而公東征，故大誥次金縢。大誥曰：知我國有疵，羣叔流言也。曰：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管叔以殷叛也。曰：肆予曷敢不越卬，敎寧王大命。此卽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之謂也。曰：肆朕誕以爾東征。周公以王命東征也。東征，故居東也。方其時，公不避嫌疑，公不遑避嫌疑也。居東二年，罪人得矣。東征事定矣。此痛定思痛時也。故金縢曰：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也。其名之曰鴟鴞。

鴉管蔡非鴟鴞武庚也。自詩言之。惟公既以詩貽王。而公將歸。故東山次鴟鴞。東山曰。我徂東山。從公東征也。曰。我來自東。從公西歸也。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居東二年。從公往反。則三年矣。非居東二年。王迎公後。命公東征。又三年也。曰。果羸之實。曰。熠燿宵行。曰。有敦瓜苦。皆秋時景物也。成王迎公時。非秋乎。金縢曰。予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亦宜之。出征凱旋。禮亦宜迎也。蓋周公將歸。而王感風雷之變。出郊親迎之也。若破斧伐柯諸詩。則周公歸而詩人美周公之居東也。藉曰。東都

復齋文集

卷四

書說

八

無論洛邑未營。何爲東都。武庚封域。公何避。

既以

東山爲王迎公。後在公復東征三年之詩。而以伐柯爲未迎公時。在周公居東二年之詩。則伐柯諸詩。又何爲不次鴟鴞。而倒置東山後也。居東卽東征。第以幽詩之篇次觀之。又可知也。然則弗辟之說。斷之以詩書。一時情事。彼此較然。其亦可以無事聚訟矣。

三誥說

康誥酒誥梓材皆告康叔之書也書序以爲成王據康誥本序言也先儒以爲武王以康叔于成王叔也不宜呼之曰弟自稱曰寡兄故以篇首四十八字爲錯簡也竊嘗往復久之皆不能曲爲之說而未敢然竊觀其篇次列在金縢大誥後其篇首史臣之本序又明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是固周公自以王命告康叔也若酒誥其所謂王命以爲成

復齋文集

卷四

書說

九

王可以爲武王亦可若康誥其曰乃服惟弘亦惟助王宅天命若梓材其曰王啟監厥亂惟民曰無胥戕無胥虐又曰今王惟曰先王旣勤用明德懷爲夾曰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備考諸書帝未嘗自稱帝王未嘗自稱王也其視洛誥周公告王之辭曰王肇稱殷禮曰今王卽命曰語氣無異皆周公自以王所以命監之意告之也先儒謂梓材今王以下若臣下進戒之辭疑爲脫誤惟以爲武王之辭故也非脫誤也且玩其誥辭如告之以慎罰而獨兢兢于孝友不孝不友則曰乃其速

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且于世子之官則曰汝乃其速
由率茲義殺又曰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明君長不
孝友其小臣亦大放王命也其視大誥之辭曰民不靜
亦惟在王宮邦君室皆有監于管蔡而言也藉非管蔡
以殷叛後其曰和懌先後迷民何先後迷民此又明是
成王周公時事也今且卽此三誥合下召誥洛誥多士
六篇共考之皆三月一月間事也按成王以二月既望
之六月乙未朝步自周是二月二十一日也惟成王步
自周則至于豐而不往洛故曰惟太保先

宅其

復齋文集

卷四

書說

十

曰丙午朏者三月三日也召公以五日戊申
庚戌攻位十一日甲寅而位成十二日乙卯而周公至
洛乃徧觀新邑所經營十四日丁巳乃用牲于郊十五
日戊午乃社于新邑道十六日己未此卽康誥篇首所
言哉生魄庶邦見士于周周公乃大誥治日也道二十
二日召公乃出取庶邦之幣入錫周公此召誥所自作
日也其間惟成王在豐公故使使以圖及卜獻欲王往
洛王故使使以秬鬯二卣享欲公留洛皆是月事也王
往洛洛誥始未詳何日其曰戊辰王在新邑以甲子推

之宜卽是月二十六日。惟曰烝祭歲烝冬祭也。非三月。史臣故特紀其後曰。在十有二月也。其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此又史臣于其後并詳公留洛攝政之年而言。亦以見康誥所序以爲周公初基者。初誕保受命時也。其時其事其篇次彼此參考。若合符節也。又如此。至若多士。亦是年三月。周公所告也。非次年三月也。其篇首日。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不得又謂錯簡也。其告多士。公第以王命告之。公攝天子之政。公卽攝天子之命。王命公命。無事別段。告康

復齋文集

卷四 書說

十一

叔公以王發端而卽以己意告之。兄弟至親。其質王命公命。無庸假借也。其曰孟侯。朕其弟。周公蓋告之曰。王若曰。孟侯。諸侯之長也。王自侯言。此孟侯也。王自朕言。此其弟也。貴莫尙矣。親莫甚矣。小子封。亦知今之四方大和會者。由乃丕顯考之德。乃寡兄勉行顯考之德。汝故得在茲新邑洛乎。寡兄謂武王也。其終篇曰。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皆述王言也。曰聽朕教。汝乃以殷民世享。朕亦周公自謂也。言聽公教。乃世享勿替也。書者反覆諸誥。其亦可以釋然于此三誥。爲周公之

大誥治矣

先儒以康誥篇首四十八字當在洛誥周公拜手稽首之上。愚旣爲之說謂非錯簡求之洛誥亦無大誥義也。近見郝楚望亦以爲非錯簡。輒自喜所見不虛。然郝氏又以爲封魯非臣子所得專。故辭稱武王。觀在茲東土之言。成王蓋已封之矣。且武王旣崩。成王旣立。獨何爲不稱成王。必稱武王。愚亦不敢謂然。又

復齋文集

卷四 書說

寡兄說

康誥曰乃寡兄勗謂武王也孔氏以乃寡兄謂武王爲康叔寡有之兄蔡氏以寡兄爲武王自謂寡兄云者自謙之辭寡德之稱也家人相語周公安得以武王爲寡兄竊以爲言寡則寡耳曷爲寡有曷爲寡德均添足語哉禮列國大夫于其國自稱曰寡君之老于其國者與本國中人語非使于諸侯也老猶言室老耳又安得并以其君爲寡君于君曰寡于兄亦曰寡非貽君與兄以寡德之稱也寡臣與弟自稱也猶之國君于其國以下

復齋文集

卷四

書說

三

自稱曰寡人寡國君自稱也亦猶之擯下大夫曰寡大夫寡亦擯者自稱也皆自謙恒言也周公以文王之明德慎罰教康叔曰乃丕顯考尊之之辭也尊之欲其聽也語及武王能勉行之曰乃寡兄親之之辭也親之亦欲其勗也其名至正其辭至順其實卽以寡兄曰武王亦無非寡弱寡獨之稱若大誥自稱我周曰我小邦周耳且周公大誥治爲康叔誥亦當侯甸男邦采衛咸在而誥非直家人相語也寡兄謂武王也

三月說

周公大誥治之三月。蔡傳以爲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以此爲洛誥之文也。先儒謂成王幼。周公代王作辟。至是反政成王。故曰復子明辟。蔡氏以復爲復命于王是也。而以三月爲攝政七年之三月。蓋又從至是反政之說。以爲攝政之終也。周公大誥治康誥也。竊謂卽以爲洛誥之文。此三月乃周公初攝政之三月。何以知之。卽康誥本序曰。周公初基知之。卽周公曰。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亂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之卽復齋文集

卷四 書說

十四

成王曰。迪將其後。監我士師。王誕保文武受民。口之亦卽史臣稱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知之也。試合觀書言其爲初攝政之三月。無事更置一言也。試一思之。攝政七年矣。何又爲周公初基反政成王矣。何又謂其基作民明辟。周公初基非其基作民明辟乎。作民明辟非爲留洛以誕保文武受民乎。留洛而始爲誕保文武受民。則所謂誕保七年者。非自周公留洛初基始乎。何事更置一言也。以爲反政成王。至立政乃反政成王時也。以書觀之。愚謂周公嘗身攝天子之政。在洛不在鎬。

召誥說

昔武王光有天下，封建親戚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凌彘兼并至戰國，猶巋然與陳齊嬴秦芊楚韓趙魏三晉相雄長者，燕是也。燕之始封，北迫蠻貉，內錯齊晉，最爲弱小。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歲，于姬姓獨後亡。此豈地勢形便使然哉？傳曰：盛德必百世祀。此召公之德爲之也。間嘗讀書至召誥，觀公之所自言，未嘗不掩卷三歎公之兢兢乎民，若天命反覆乎有夏，有殷之服天命，受天命與，所以墜厥命，力戒小王之復齋文集。

卷四 書說

十五

奈何弗敬，不可不敬，且必疾敬焉，以自貽哲命。其懇切之情，憂危之隱，求之于書，更莫是過。而其旅王若周公曰：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又有寓諸語言外者，遐想其時，成王將卽辟于周，冊命周公留于洛，周公卽未踐天子之位，周公實身攝天子之事。其視堯命舜攝舜命禹攝，有以異乎？使幼冲如成王，而不知敬德，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視丹朱之慢遊是好，傲虐是作，又有以異乎？一旦若天與人歸，周公以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此又兄終弟及之常，設萬不得已，會多方之未靖，念文武之不

基周之諸臣卽叛周公而君之無事立爲也勸之進焉而已矣謂公將不利于孺子不幾幾乎卒不利于孺子乎竊有以知周公必不然也周公不然保無復行伊尹之志乎不然保無先有霍光之事乎然則當其時成王能晏然拜手稽首曰明保予冲子而迨其後周公得泰然拜手稽首曰告嗣天子王此事之未可知者也夫營洛之舉卜而攻之者召公也公必不爲周公疑公焉得不爲成王慮公爲成王初服慮公又焉得不爲周公初基微其曰有王雖小曰元子哉爲成王言也抑亦爲周復齋文集

卷四

書說

十一

公言邪而公之心滋苦矣此千百世下猶令人三復之餘如聞惕號之聲也是故微周公必不可從一時誕保之權微召公又孰與成曠古交孚之美或謂夫子刪書先召誥于洛誥其旨蓋深予讀訪洛小愬諸詩當蒙業而安之日不勝創鉅痛深之情知成王真守成賢主師保之訓也予讀無逸立政諸書以人臣陳戒其君如嚴父慈母之告教其子知周公真功宗元祀聖人之誠也予讀召南知召公之所以左右文武日闢國百里者其仁至讀召誥而知公之所以左右成王與周公者其

德較微也召公真千古純臣哉

復齋文集

卷四

書說

七

呂刑說

今將傳述其人之言之善則必先明其或爲聖賢之言其或爲仁人長者之言使天下後世庶幾知其人之善益信其言之善凡古之書傳類然卽有時不以人廢言亦必畧其人以存其言從未有先斥其爲昏耄怠荒者之言而又不憚盈篇累簡傳而述之者也况其爲大聖人之所刪定而奉之爲經者乎予讀呂刑一書其哀矜惻怛之辭無非出自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念此真仁人之言也其慎之又慎復擇其疑者贖而赦之以三代復齋文集

卷四

書說

十六

下刑網之密存此一法何至同于獄貨漢文帝囚緹縈一言除肉刑而易之仁及萬世穆王作贖刑其不戾于古帝好生之德爲何如說者必謂金作贖刑乃官府學校鞭扑之刑虞書無明文也乃以篇首有耄荒之文遂坐穆王以巡遊無度至是乃爲權宜之術以歛民財枉亦甚矣且謂夫子錄之以爲戒此又何說哉誠使夫子亦猶蕭望之等以入穀贖罪恐開利路以傷治化乃不刪而錄之不適以開天下後世網利之路也哉史臣于其篇首特書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明其享國之久

耄期之餘荒度作此凡示天下後世以其閱歷彌深其
慈祥彌至其首基肇祖而作此蓋不知幾經審度而作
此欲凡有官君子之受王嘉師者皆當監于茲祥刑敬
聽其言也荒度何謂荒古訓大竊謂又有開闢之義焉
詩不云乎度其夕陽幽居允荒曰天作高山太王荒之
若皐陶謨禹曰惟荒度土功又其明徵也愚少從注疏
句讀竊謂不然及觀蔡氏集傳諸覺不安蘇氏以荒字
當屬下句是也謂耄亦貶辭非

文侯之命說

平王之東遷也。禍階廢立。父弑國墟。當其時。若黍離詩人。過故宗廟宮室。方不勝彷徨不忍去。其呼天歔歔。以爲此何人而不欲斥言者。至于再。至于三。則幽王是也。亦平王是也。爲平王者。誠宜何如切齒拊心。卧薪嘗胆也者。乃徒知德所立已者。于詩有揚之水。于書則有文侯之命。今觀其命。諸無異承平天子氣象。何辭情若斯之泰也。讀書者。謂錄文侯之命。傷平王之無父。志周所以亡春秋。繼此而作也。非篤論哉。竊謂卽以文侯言。抑復齋文集 卷四 書說 二十

亦當時史臣之遠不逮古也。豈不知向爲太子。作小弁之傳。爾時何在。向使代爲之命。當必有激切時事。使後人讀之增憤者。而其命若彼。于此歎朝廷之上。氣運漸衰。斯制誥文章。亦日就浮僞。自周書言之。豈所謂其民之敝文而不慚者非邪。

費誓說

兵者所以平亂禦寇者也。荀子曰：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要在于附民而已。然而後世之患，大兵所在，民每患兵而不患寇，更何論所攻之敵之民？方魯國新造，淮徐並興，觀費誓誓所以征之，治戎備，除道路，立期會，井然有條，而其所以嚴部伍，特于馬牛臣妾，一則曰：無敢越逐，再則曰：無敢寇攘，舉甘誓湯誓，牧誓所未及詳者，諄諄誓戒，以資以刑。此劉項入關，仁暴成敗所自分也。兵終古所不能去也。刪書錄費誓，聖人之至訓至矣哉。後之將兵者，請三復焉。

復齋文集

卷四 書說

三十一

秦誓說

周卽豫而弱秦據雍而強蓋自平王東遷舉有周數百年興王之地如婁敬所謂益天下之亢而拊其背張良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一旦已授之秦迨穆公而後駸駸至春秋之末諸侯無伯蠻夷爭雄而秦師一出敗吳救楚天下莫強昔季札觀樂歎爲夏聲說者謂夫子刪書以秦誓終周書知周之必爲秦也子豈無意哉今讀其書其悔則由于喪師而所謂昧昧我思若有一介臣者卽以爲二帝三王治國平天下之也也國

復齋文集

卷四 書說

三

家之治亂不外于用人用人之得失不外所用之一二人蘇氏曰至哉穆公之論此二人也前一人似房元齡後一人似李林甫後之人主足以監矣推而上之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已憂亦卽一介臣之謂耳而自穆公言之君子小人之情狀子孫黎民之危安攸係如是剴切如是此大學特詳述之以爲千古之治國平天下者訓也故知周之必爲秦者以其勢可知而秦誓之可以繼二帝三王之書者惟其言可繼也觀子張問十世可知欲知之以數也而夫子答之以

理則以秦誓終周書抑在此不在彼矣

復齋文集

卷四書說



此本係錄鳳書社本此本不亦好矣

